癡婆子傳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癡婆子傳　明
情癡子批校，芙蓉主人輯

序

從來情者性之動也。性發為情，情由於性，而性實具於心者也。心不正則偏，偏則無拘無束，隨其心之所欲發而為情，未有不流於癡矣。矧閨門衽席間，尤情之易癡者乎？嘗觀多情女子，當其始也，不過一念之偶偏，迨其繼也，遂至欲心之難遏。甚且情有獨鍾，不論親疏，不分長幼，不別尊卑，不問僧俗，惟知雲雨綢繆，罔顧綱常廉恥，豈非情之癡也乎哉。一旦色衰愛弛，回想當時之謬，未有不深自痛恨耳。嗟嗟！與其悔悟於既後，孰若保守於從前。與其貪眾人之歡，以玷名節，孰若成夫婦之樂，以全家聲乎？是在為少艾時先有以制其心，而不使用情之偏，則心正而情不流於癡矣。何自來癡婆子之誚耶！

時乾隆甲申歲 挑浪月書於自治書院

癡婆子傳　卷上

情癡子批校　　芙蓉主人輯

鄭衛之故墟有老婦焉。年已七十，髮白齒落，寄居隘巷。喜談往事亹亹不倦，亦往來里之公卿家裡。有燕笤客就而問之曰：「媼老矣，然逸態飄動，丰韻瀟灑，非若傴僂而持杖者，則當年未艾時，不亦一佳人乎？恨余生晚，不獲悉媼之行藏，然猶及見媼之丰標於今日也。媼請試言之，某願傾聽焉。」

媼笑曰：「微子之言，亦將以告子。今辱命之敢不布甚區區。」笤客曰：「願載殺青以從。」

媼於是曳長袖，披素衣，欠身斂衽，笑而言曰：「老妾旦暮就木，惟是與草同腐，能不惜一生佳事終泯泯耶？妾唐氏上官之遺系也，因謂姓上官氏，非上官也。父曊，母赫連氏，生吾姊妹唯二人。長予阿娜也，次妹嫻娟也。記七八歲時，予與妹戲於庭，值梅吐萼，父命詠之。予得句曰：『不從雪後爭嬌態，還向月中含麗情。』父嘸然曰：『他日必為不端婦！』妹得句曰：『雖無幽谷秀，偏有上林春。』母笑曰：『阿娜如詠薔薇女子也。』

嫻娟固楚楚，無軼節。年十二三，予髮不復剪，稍稍束而加雲翹。予每攬鏡徘徊，顧影自憐，咄咄曰：『何福憨奴受此香脆。人壽幾何，河清難俟。』妹聞而笑曰：『姊欲憨奴何為也。且姊未及笄，何不偕汝兄弟弄雞蹴鞠矣乎？』予曰：『素習周詩，父母廢淫風，不使誦。乃予竊熟讀而默誦之。頗於男女相悅之辭疑焉。始而疑，既而悟曰：若父與母耳。第彼私而此公，但不知所悅者，作何狀。夫狡童奚至廢寢忘食，而切切於雞鳴風雨之際，投桃報李之酬，邂逅相遇，適願偕臧，一日三月之喻，何至繾綣若是。吾實疑之。』

北鄰少婦善於風情，予乘閒請曰：『男女之別也。胡況而氓而涉淇涉溱洧，思我而從之托狐沅以求牡。子不我思，豈無他士之可從。狡童狂狙戲謔之辭，其所結所求，豈漫然身依之，抑以言合而至此篤也。』

少婦曰：『女娘現為處子未字人，且無此問。』予曰：『予正不解字人耳。以女子往男家莽莽曰：夫耳婦耳，別何不執途中人而呼之曰夫也。』少婦曰：『女娘年日以長，無乃懷春而思吉士誘乎？我明告子。男子者其耳目口鼻手足與女子一也，乃其重腹之下，兩股之間，有蜿蜒而時屈時伸，若杵若矛若蝟蟲者，命之曰勢。勢之下復有如秉干城之將者，又若銳之未脫而處於中，命之曰囊。』

予驚曰：『吾稽重腹兩股之間，初無此類也。』少婦曰：『此其所以為男子也。吾與爾稟陰柔而為女，故腰帶襠褲之中，望之若蚌，近之若剖瓜。彼惟低昂倔起者懸乎其間，此但覺有入道而無壅腫壘塊，此其所以為婦女也。』予曰：『彼自有餘而我不足，安見其相悅若斯之殷也。』少婦曰：『殆天定之。當上古鴻蒙之世，雖男女兩分而並生營窟巢穴之間，禾葉為衣而蔽嚴寒。然炎暑料亦並木葉而去之，裸體往來，恬無愧怍。見此凹彼凸，宛然異形，而男之凸者，從陽氣轉旋時當不覺血足神旺，而凸者剛勁。或婦以其凹者過其前相值，而以凸投其凹。彼實訝此之獨無凸，而不知此一投也，實開萬

古生生不息之門，無邊造化，情慾之根，恩愛之萌也。夫既投矣，自不覺其爽然者，爽而無所事事，不覺而動之。彼不過謂凹者乃可穿，若是而自不覺彌動而彌爽也。遂以為快事，而動不已。動既不已，則自踵泥凡夾脊下達尾閭，忽不覺津津而出。其津津也，實為大樂而喜不能已矣。用是以人傳人，日復一日，而男女相悅所從來矣。』

予憮然曰：『男女相悅之始，固如是乎？』少婦曰：『以吾所言乃臆度之。當若此也，雖然當凸之投凹也，凹實隱隱有痛。初不知樂也。』

予曰：『投之而痛，而吾又何甘乎？』少婦曰：『凸者巨則始投凹中甚覺其苦而後漸覺其樂。至於相投以入不覺凹中之美真有莫得而形容者也。如凸者渺則始雖不見其甚苦，繼亦不見其甚樂也。』

予益疑焉，曰：『何苦而能樂，不苦而反不樂，何也？』婦曰：『女之凹者，如含萼封苞菡萏之形。其凸之始進時，生澀燥緊，覺凸之無微不巨也。所以愈巨也愈痛。』予曰：『然則何如樂也？』少婦曰：『然凹之內又有肉舌含花，花蕊微動，男子垂首至其處，覺便翕翕然暢美，則苦漸去而樂漸生矣。惟微而短者，鮮能至其處，則不見其樂。故必巨而長，昂而大，為能充滿乎凹中，盡力揉搓，速進速出，則凹中撓痛，務須捱忍，覺得一味熱癢，便是美之至矣。』

予聞少婦之言，頓覺陰中隱隱若有所癢，遂別少婦歸家。方欲得一人以少試，遇而心有不取。潛以手指控其凹，俯弄片時，覺興勃然，終不愜意。

時有表弟名慧敏者，來投予父母，就師。予父母因留彼就之外宿。予視慧敏年紀少艾，丰姿瀟灑，足以奪人心目，予甚慕之。

一日父母偶他出，表弟慧敏與予姊妹群戲，團集乎予床。慧敏亦用力索妹臂而妹衡久之。夜轉深，予禁止之曰：『意日頑戲，汝不疲睏麼，可寢臥。何屑屑以勝負爭今日。慧敏可共我兩人寢，何如？』妹曰：『彼男也，同榻可乎？』慧敏即應曰：『弟向畏鬼，得與二姐共寢，吾之願也。』予復曰：『豎子不識飽暖外事，庸何傷？』因各裸而就寢。

妹居床之邊，予居中，慧敏居床之裡。慧敏疲，不移時忽忽睡去，予輒不成寐。因向表弟腰間，戲手以摹其重腹。腹下果如少婦言，但凸者眇而小耳。予竊念曰：『彼凸而微，豈能苦我？彼而投我，使我知凸，知則無畏，微亦弗傷。是在今夕。』黎明，予

復往摹弄之，而凸者剛翹然直豎，雖微亦似不撓者。因推慧敏醒，執其手使撫予凹。慧敏笑曰：『姊固若是乎？』予既執其凸而剛者，予側身而向之，以手抱慧敏，使向予。予因以手引凸而剛者，使就予挑凹。慧敏曰：『姊欲何為？』予低聲而言曰：『爾試以此觸我凹中。』慧敏不解其故，曰：『觸之何為？』予曰：『爾試從我，毋問，用力觸之可也。』

慧敏緣予手，用力而觸，所觸者雖在凹中，乃其上之改處，非凹之所由孔也。然側身觸之而孔復在下。轉身令彼觸之，而孔復在後。展轉不能及，予曰：『不如仰之。』予因仰臥，抱慧敏置腹上，令慧敏觸之，又不及，余乃開股納慧敏於二肢中，以手植其凸其剛者當此孔。予曰：『是此試觸之。』慧敏應聲曰：『諾。』觸之，覺痛。予曰：『且已。』慧敏復不觸。

予思又，雖痛，似可忍。乃又令之觸。然凹中痛若著刺者。慧敏亦覺凸者亦痛。因而蹙眉曰：『姊強我若此。乃苦，苦燥而痛，奈何？』予曰：『且已。』遂用手捏摹其凸者，長出指許，其皮脫落，其頭覺有稜矣。心內驚疑，予無計，誘之曰：『以口唾抹之即可無燥。』慧敏如予言，忽突然而進之。予始信唾能開塞。然凹中撐得熱灸火燎的，其痛反甚。予急曰：『姑已之。』

慧敏曰：『唾而觸之，良便，奈何又令止？』予曰：『痛耳。』慧敏曰：『痛則何苦迫我？』予誘之曰：『不必硬觸，汝可投入抽之。』慧敏曰：『何謂抽？』予曰：『以爾之凸而剛者，退而出，復而進而入。數數於所觸中，是抽也。』慧敏因而抽送良久。凹中愈痛。

予曰：『姑緩之。』慧敏依言因不急而徐。雖徐，自覺痛不已，而氣且悶如喉之嚥食者，實不快。慧敏曰：『命弟抽之，弟物且癢，奈何？』

予疑曰：『何我不癢，而彼反癢也。少婦其欺我哉。』謂之曰：『弟抽我反不快，已之。』慧敏曰：『弟抽而弟忽爽然也。請再抽。』予凹中簌簌痛，大不快，實欲已。無奈，慧敏反樂於抽。曰：『快人快人。』

慧敏凸者僅二寸餘，大如食指，所觸不過寸餘，而痛不已，益信男子之凸雖微不巨也。甚不堪，俄而妹展身而醒，予急驅慧敏臥。慧敏及起而小遺，小遺後實縮如死蠶，不復有剛武狀矣。

予笑曰：『微妹寤爾且大不敬。』慧敏曰：『姊開我以未聞且惠教之，弟實恍然悟也，必長偃於姊。』予曰：『豎子今夕已矣，更卜來夕。』慧敏曰：『唯。』予以手腕枕慧敏而寢，慧敏髮始覆眉，茸茸然刺胸臂也。

次日慧敏之卿塾，謂同儕總角輩曰：『夜與姊睡，姊強吾溺者而令觸。觸而入，入而卻，卻而更入，如醉僧蹀躞山門間。』同儕曰：『是夫爾姊欲令入，命爾弟觸之，觸久而潤，力將及矣。』慧敏曰：『諾。』

入暮，予姊妹相聚，而慧敏亦來，妹戲曰：慧敏共榻，令人一夜不眠，今夜仍逐之外宿。予曰：彼因移床故耳，不能熟睡，致妨汝睡，今日斷不乃耳。慧敏曰：昨臥姊後，弟無復憂怖。惟姊憐我，仍復如昨。妹曰：倘復如是，令我不得穩睡奈何？慧敏曰：否。於是睡如昨，而妹則不與予同頭而遷床之右焉。

慧敏方就寢，即先以手侵予之凹。予以妹未寐故拒之。少間，慧敏以手自剛其凸者曰：姊仰而承之。予曰：昨夜甚不快，毋令爾慣。慧敏曰：自姊命之奈何？遽背觸，寧幾許不快，何居？予不得已仍抱置體上。

慧敏先唾而後觸，乃較昨易入，不見澀滯，而痛亦稍不覺。慧敏用力觸，以昨所未入者，予覺又痛不快。慧敏倨更觸之，予痛急，握其凸，使暫濡滯焉。而慧敏觸之愈力亟，凸盡沒至根，而無可執。內痛滋急，不知所之，予罵曰：豎子何太鹵莽。慧敏曰：將在君命弗受也。予始悔之曰：此大不快事，奈何自苦之而重之毒。

慧敏抽。予曰：僅抽其寸餘可耳，毋驟。慧敏抽雖咨旦而必自踵迄頂。予良苦之，然猶幸其體不巨，且不長，故意雖怏怏而不樂，而抽送久之，便稍與相習。慧敏抽送頗頻，予怪之曰：不教而戰，果慧者耶。

慧者童子耳，乃抽送二百餘度，猶不已，凸者自熱而癢，忽欲小遺者。予怪其急抽而凸者遽突起，橫滿中扃，殊不似初觸時，大痛曰：出之。慧敏曰：癢甚奈何？予曰：我實痛。慧敏不聽，更大肆抽送。予不堪，幾欲啼。曰：裂人，不可抵也。而慧敏又不聽，抽且狂躁。予又慮妹覺之，又自悔。不得已幽被忍之。

慧敏曰：大奇，大奇，弟從脊尾而酸且癢甚苦，有所流。予怪之。少頃，果如有水

灌我。此際雖覺有以樂我，然痛實未已。慧敏忽口嗤嗤而舉體，委予身上。予亦大不堪痛，緊抱慧敏不敢動。徐問之曰：何為耳。慧敏曰：弟亦不知其所以然至今，欲少提之，而酸墜如千鈞。真至樂也。

予笑曰：爾知樂矣，我實不得，痛且不止，安望樂乎？因床伺之下但出其凸，而我凹中尤不快，反若失一物者，且熱而若焦，痛微有未盡。慧敏之凸亦無勁氣，予以兌拭慧敏之凸，而後自拭其凹，疊臂貼胸而寢，予甚愛之。曰：雖不快，弗汝咎也。慧敏亦有暢然至樂。

日夕與予周旋，予以明月之夜，擁慧敏游。慧敏無狀，密以手探予之凹。予業許之，不能拒。慧敏夜必觸予。予不復痛，抽送久之，淫津溢出，果覺凹中搔癢，予始悅曰：真好要子。少婦謂凹中麻癢，端在是矣。觸連旬日，予凹中竟能盡納，無所苦，且薄暮即思觸。慧敏亦夜必觸予。予自間其凹者，已可容指，不復含萼封苞。

一夕予睡醒，慧敏又欲觸予，予亦任之，而妹忽醒而起溺，床動，疑之，以手撫予，見交股而臥，笑曰：何作此狀。予急令慧敏作伸吟聲。因誑妹曰：慧敏腹痛，手揉之不足，被覆之不足，殆胃冷風耳，予急以腹貼之差可耳。妹笑曰：姊真良醫也。因漸寐。予好癢，又令慧敏抽。慧敏勇，為床復動搖，鉤幔俱響，再驚妹醒。妹曰：吾床著此，良不便也。予懼，遂不終事，交頸而寢。

乃妹憾夜之驚睡也，次日告母曰：慧敏夜共吾兩人寢，床隘而稠，令我苦醒。母驚曰：誰使共者？妹曰：彼丐之而姊許之耳。母謂父曰：慧敏年長，恐有邪識。且阿娜長矣，年齒相當，須遣之就外傳宿。父曰：善。俄頃以慧敏床褥捉去。予大惋惜，知自妹言之。恨恨然亦佯與好。匿無異。由是慧敏不得入寢，徒朝暮相見耳。

婢之黠者以妹言時以伺予，予益不敢近慧敏。則自恨戲楷書一幅與之曰：角枕粲兮，錦衾爛兮，予美亡，此誰與。獨且慧敏珍之。日置懷袖間，尋慧敏。歸其父母家。予每終夜思之，濕淚枕函，裙幾石榴矣。

予年十四五，益艷美，妹亦的礫可愛，各競新妝。予曰：予飛燕，爾合德也。妹答之曰：姊憶射鳥耶，抑赤鳳耶？予掩妹口曰：他日妹從七華帳進丹丸，亦大醜果矣。同處三年，予年十七八，卒不能忘慧敏之觸，亦不能忘觸之而癢也。

家之老奴有子，名俊。俊色麗且善歌，年亦十七八，父嬖而為外寵。予思之曰：不得於慧敏者，將取償於此。因嘗呼俊至窗下，微挑之也。俊固狡，亦數以手抓予之手心。又或自吐其舌，予問何也，彼曰：含之。予因含之。又欲予如其吐，予吐之，彼吃予舌有聲。予始知接唇。人來即避去。然卒無由共寢。予作紫香囊一贈之。彼亦奉脂粉為妝資。

予心向之甚，彼請期，予苦妹左右不捨，約之昏暮，俟我於曲廊。及期，俊已先等。予意如慧敏之能癢我也。故自憑於柱，卸中褲而迎俊，俊突觸之，痛，驚曰：不可。俊野傲，不顧又觸。予大痛，予不能忍，曰：急難當，不可也。俊曰：姑既許我，又何卻焉？又觸之。予痛甚，且泣。俊誠忍人，大抽之。予曰：子赦我。俊不應。起予足而曳之殊急。予呼曰：俊無禮。乃爾時聞人言少紗之，予即束褲內走。俊追不及。予創甚，曰：予撩虎鬚，幾不免，誓不出此矣。

是歲，予歸欒家。欒晉大夫後也，欒翁名饒，生三子，長名克奢，監生，次名克慵，業儒在家教讀，予夫也，少名克饕，武庠也。予內愧，一觸於慧敏，再創於俊，疑夫知我有私。夫御予，予誠痛，然御之頗便，予偽作楚迫聲，嬌啼轉側。夫且信予為處子也，贊予曰：今得窈窕淑女，定能宜室宜家。

予聞此言，亦善作羞怯之狀。而恪於事姑。家之內外翕然歸譽焉。

歲餘，夫遊學他郡，予苦閒寂。時共姆沙氏飲食，殊憒憒不適，然奢有奴名盈郎者，年廿一二，白而美，如秦宮馮予都後身，方以後庭為事，故總角而未帽。予目獨之曰：是足助我玩者。

從無人處見盈郎，予呼之，盈郎不敢近，予令婢緋桃召之，曰：二小君致意，頃小君目桃子。子不應。呼之，又不應，小君恨焉，予亟往謝，盈郎曰：小君之恚我也大矣。茅困闔嚴，內外慦慎，不敢以身試不測之淵。緋桃曰：小君念子少孤而貧，將食子衣子也，毋固辭。盈郎曰：自君召之，咎終在君，召而不往，咎將在我，遂行。

時予方午睡起，春暖薰花，倦而無力，對鏡整細，而盈郎至。予初愧，隨執其手曰：小兒膽怯，奈何兩邀子而卒不前？盈郎曰：夫人元圃奇葩，小人蟻壤之差耳，何敢逼威嚴，以取死拜命之辱，是以翼趨。

予挽之幃，解衣摟盈郎，盈郎體白如雪，予以舌舔之，而興亦稍發。予開兩股示盈郎，而盈郎之陽勁矣，能而進之，殊快人。予逞體而迎，手足弛懈，盈郎聳體駕予，甚覺矯健，所恨者質微，血氣不足，無遠力，予方藉以酬，而盈郎已汩汩自流。予雖憐惜，尚未滿意，曰：初犯顏色固應爾。爾空閨寂寥，日復以永。捨子予何以陶情乎？命盈郎，夜必入於困。如是累月，曲盡淫縱。予身固為盈郎有，盈郎亦將為予死矣。

一日，女奴他往，予獨步林園，採花將以簪髻，而偶遇盈郎於花下。盈郎即欲淫予，予拒之曰：人且來。盈郎曰：人來我不管也。予恐拂其意，去下衣，立狎之。盈郎此時盡力抽送者數百，而汪洋如注。盈郎俯失予身，不言者久之，徐曰：快活死我也。予亦覺兩腳立久酸軟，而腰胯亦甚無力。

相持久之，俄而一奴來。奴名大徒，因予平日不以顏色假之者。猝無可避，且下衣散置階次。大徒莽人也，見而訝曰：二人何為此行？盈郎亦不當冒萬死？我見而不言，他日何解於主？予愧恨曰：無奈覆藏我。盈郎曰：如實不敬，惟江度容之。願分受小君之惠。大徒笑曰：以是箝口，我口如瓶矣。遂欲淫逞予。

苦惟自咬，不得已令盈郎抱予於膝上。盈郎逞後庭伎倆，暗用唾抹於陽物之上，已觸予於後門中矣。而大徒在前面，狂勇肆其誅鋤。其物較盈郎粗壯，而彼以情諧，此屬勢構；彼乃綢繆，此出勉強。故予終無快。然內之蹂躪，亦甚狼籍矣。

大徒捧予頰而笑曰：非我逢姦，豈肯眷我。予愧曰：寢處足矣，何過督為？大徒既殫技，復欲接我唇。予畏蔥酒穢惡之氣，以袖掩之。大徒曳予袖，而予以面向盈郎。大徒以手扯予，必親予之唇，予首向左，大徒亦向左；予首向右，大徒亦向右。轉展者久之。聞咳嗽聲，始釋予。予即衣而走，兩手持褲，未及縛帶。卒遇大伯於曲闌之中。伯即克奢也。

伯見予驚問，曰：二娘何急遽如是也？予愧郝無地，不覺兩手不及持褲，而褲忽下墜。伯笑曰：二娘有私耶？予不應，欲走。伯即至，曳予之褲，曰：爾其惠我。如不我私，吾將以言於弟。予曰：伯言於我夫，我將言於姆。伯笑曰：言我何為？予曰：言爾欲私我。伯曰：尚未到手。如到手，任汝言之。予笑，伯亦笑。

予脊而立，伯踵於後，撩予衣，扳豚而入。予毛腰而受之。伯之陽僅從兩股間抽送，其盈郎大徒之餘精尚在。伯撫掌曰：何人唾餘，污我兩手！即曳予褲拭之。予曰：勿污

我衣。伯曰：爾身且被人污，何惜一褲耶！予愧且恚曰：伯既私之，又復諷之，何不仁之甚也！因用手推伯仆地，即向內走。不意褲之帶為伯所壓，伯起跪曰：一言唐突，惟原宥之。予空不肯，伯斷予之褲帶，亦佯怒曰：果不肯乎？予曰：果。伯即持帶外走，且曰：有此作證，我必揚之。予以手招之，曰：來。伯喜隨至。

予為所挾，不得已侑身就之。予初意伯之陽僅與盈郎等也。不意聳身而入之，更又甚於大徒者，予不能當。急止曰：只此可矣。而伯之興正狂，大肆其衝突。然予雖痛，又覺其可樂，既樂，復見其能，痛任伯為之。而伯之精乃汩汩流之，其陽如綿，不復能任事，始釋予，予方就內。

今已日暮，未得罄予所言，明日當再過，予以告。」

燕筠曰：「唯唯。於是別去。」

《癡婆子傳》上卷終

癡婆子傳　卷下

芙蓉主人輯　　情癡子批校

次日上官氏復至，曰：昨與子言，未竟其說，今為子陳之。

予自為大徒所劫，復為克奢所挾，迄今恨之。子夫亦間出間歸，然歸不勝出，克奢亦代翁而賈。奢姆沙氏有丰韻。察之無他偶然。因克奢出，每從，花晨月夕必浩歎愁怨，減食忘眠。乃欒翁以姑多病，而意欲通沙氏。乘其曉妝，盥水濯面時，輕躡其後，以手握其腕。沙驚頤，乃翁也。一時欲呼，愧不出口。而翁又急以手探其乳。沙曰：如何作此？引水噴翁面。翁即以武後忠高宗句曰：未承錦帳風雲會，先沐金盆雨露恩。翁有力，挽沙上床。沙力掙不捨，而時忽湊一女無側，皇急，又曰：翁何為作此？沙方言，而翁跪曰：救命。又以手探其陰。沙曰：我白姑。翁曰：自我娶之，自我淫之，何白之有？提沙足至腰肋間，而翁之髯已偎沙之頤頰矣。久之，沙不能言。翁遂幸之。

時床帷下垂而予偶以細事入，問沙，詰女奴，曰：在房也。予見床瑟瑟聲，且鉤帷搖曳，笑曰：姆夢耶？夢遠人歸耶？揭帳視之，而翁方裸而上，沙亦裸於下，急笑欲走。

而翁又以手牽予之襦。沙曰：並得嬸，以滅口。予曰：有是理乎？姆身不正，而欲污我，我豈姆哉！翁急躍下床，挾予而挺出其陽。予掩面而笑。人言色灰匠，信有之矣。予雖力拒，不可。而無奈。姆從床上扳予手，而翁從床下提予足，不覺仰於床上。予呼曰：翁污我，姆陷我，皆非人類所為！而翁之髯且貼予唇齒中，令予不得發聲。沙曰：翁是至親，今以身奉之，不失為孝。予笑曰：未聞。以子所鑽之穴，而翁鑽之者，假令鑽而有孕，子乎？孫乎？翁笑曰：二美皆吾妻也，何論垂死之姑，及浪蕩子乎？

予見沙已喪守，遂不能自持，竟納翁舌。翁舌扁大而不尖，填滿中咽喉，不可咀嚼。翁之陽當兄事大徒，弟事盈郎，而與夫相伯仲。翁幸予，復幸沙。蓋我兩人皆初入翁之殼中，而久於此。

彼復欲起去。故幸予必挽沙，幸沙亦如之。予興忽不能制，欲翁快予，而不眷翁之支吾於沙也。用志稍分後，予見其奔突已急，力抱之。翁或欲洩沙穴中，而予實抱不捨。翁遂稍稍大洩，予竟暢然飽餐。翁中年人也，洩後不復能幸沙。

乃翁幸沙而沙伸足摟頸，翁幸予而予聳臀吐舌，種種淫態，兩相熟睹，而不之笑也。所恨翁血氣漸衰，其陽雖勁，而實柔，未排山倒海之力耳。予謂沙曰：我也人，以良人遠出，經年索居，正乏一消遣幽情者。而下徇狡奴體則近褻，外招狎客丑必彰。聞姑日親湯藥，翁無能再為和耽。而我兩人少艾，薄有姿色，更番侍翁而丑不出戶，不亦善乎？

沙曰：茅患嬸妒我耳。予曰：無敢妒。沙曰：自謂不妒。夫，翁之陽當奔突最急之時，實足以癢陰中，而充飢渴。乃頃者子擁而必不縱，則他日使我沾唇而不下嚥者必嬸矣。予愧曰：頃實興至，故不相捨，翁再舉，必讓也。因刻期以日奇偶，迭為進幸。

一日，予方浴，女奴輩亦浴他所，而翁蓬跣扣予房。偶不閉，翁推入，見予方浸水中，翁笑曰：出水芙蓉也。予急自拭，向床中睡。翁幸焉，予甚爽，問曰：辱翁之幸我也，我與沙若何？翁曰：沙年三十，陰且曠，如河漢，何敢望子？且列戟在門，欲濤汪湧，令我之陽卻立而莫御。又安及子之潔且淨也。

然予自愧陰房中而濤與戟俱猛，乃翁言及此，殆獨嬖我也。如是者數年。予夫歸，而翁屬意於沙，克奢歸，則翁注意於我。雖期或斷續，而盟實不寒。及翁漸年邁而意亦稍弛，予乃恨之，復尋盈郎之好。

時姑病倍篤，予欲卜之。盈郎曰：城西即空寺神有靈異，盍往告之。予次日凝妝而往，其肩輿者，即家之蒼頭也，隨予者乃盈郎也。予方祈告畢，以吉凶詢之。寺僧不意。寺僧名如海者，向與盈郎，有後庭之好，見予而心悅焉。遂以懇之盈郎。盈郎曰：是不難，但留之齋，即能成事。海喜，遂出見予，白，所告大吉，病必不妨，旬日即愈也。予悅，將歸。海又曰：請施主素齋。予辭之曰：香資匪薄，何以克當，惶愧之至。盈郎從旁替之曰：來路遙遠，肩輿者亦食，既長老命，從其便。齋後日酬之可也。予曰：諾。

於是隨入方丈。盈郎曰：小君在此，奴與蒼頭飯於香積廚下。予未及應，而盈郎已出，海即闔其門，予視海嫣然佳麗，心亦悅之，但恐為盈郎覺而不知實為盈郎賣也。此時海亦大喜，即捧予頸而求歡焉。予心動，笑曰：爾欲齋我，乃反欲我齋爾耶？海遂松予之鈕。予曰：去下衣足矣。海即解予之裙帶。於是二人同登禪床。孰意海日與群小歡，初不解婦道之特異也，亦以戲予之後庭。予始知男風之好，固在是也。前經盈郎之試，今又遇和尚，予再試之。故默然笑而聽其所為。海先以唾抹予後，然後挺陽而入之。予如裂肌，而陽物已沒龜稜。予痛甚，欲啼。海誑予曰：勿響，隔房予師在焉，恐渠聞之而亦來也。予愴極，海復欲入之。下大，予不堪，急轉身而陽出焉。緊以兩手掩之。海以兩手扳之，及扳開之，時復以手曳衣而掩之。海情急，曰：予黃花女乎？何痛若斯之甚也？予且痛且笑曰：我非黃花閨女，爾乃游腳僧人，未識釋道耳。海驚之，曰：婦之道有異乎？予曰：爾起，予與爾言。海猶疑予假此為脫身計，必不起。予以手牽海之手探之，始信。海俯首視之，樂甚，即以唇親之，曰：妙哉，此何物也，我未見之也。

予誑曰：此小法門也。小僧掛單往來於其間者。海即起予兩足，架於肩上，而以小僧進之。彼初知婦道，情甚急，速進出者數，已汩汩流矣。海曰：情未暢而流，奈何？予曰：無法。此望門醉之小僧也。海不忍捨，復就予陰戶，而再欲堅之，終不能矣。予強之，起以巾帛拭予之陰，海亦自拭，正欲出戶，海之師忽從床後至，欲求合焉。予不得已而從之。此時予歸心甚急，不暇詢其法名。勉強終事而已。及出門，而盈郎尚未見。尋之，乃與二三小僧群戲於殿後。予不之罪也。

時翁少子克饕已諳風情，弱冠而未娶，知予與盈郎有私，每每以盈郎事探予。予漫應之，饕多詐，謂予曰：翁乞乞持牙籌，征貴賤，較子母二三。子可為子良是。乃母痾於床，室無妍婢，竟不知何以自娛也。予初謂叔知我，遂笑曰：我與沙同之，叔何獨誚我？而饕實不知翁事，因悟，亦笑曰：翁而可同幸之也，叔而何獨烝[1]之乎？予愧，面赤曰：彼時爾兄未歸耳。今爾兄已家居，奚妄想為？饕曰：今兄不在也。亟了我不然，豈惟以翁事白兄，亦當以盈郎事訐嫂也。予笑曰：爾入我目中久矣。第恐未足以滿我，

徒接無益，是以忍之耳。既為甫啜來，木杓太羹，應不爾惜。遂共饕寢於榻。

初意饕之陽，縱不敢冀若大徒，次之亦不失翁葷。庸詎知出盈郎下。予啞然笑之。饕自謂能竭力矣。而孰意予所藐焉者也。饕盤踞腹上，抽送不已，而太倉之弟米，大澤之壘空，初無能磅礴之而遽曰：止矣。予又啞然笑。饕揮戈倒桿，造之力不逮，而情自有餘，亦足取笑。大無興趣，卒不知予與他相洽誠水者，卻欣欣然喜哉。亡何舉一子，不知其為盈郎者，大徒者，伯與叔者，翁與夫者，抑佛門弟子者。子貌不偏肖，予亦不能決。自思之曰：必有為之父者。

予妹嫻娟，適費家。費婿亦業儒，與予夫善，而訊彈文墨意，遂合成莫逆。予以姨常見之。見其魁梧矯岸，真一丈夫，而鼻大如瓶。予自思曰：是必偉於陽者。心願識之。因盈郎而通意於費。費最善鑽窺，聞之色喜。

時夫偶延費飲，頃刻間，夫大醉，留費宿書閣而入臥。夫臥鼾如雷，予悄然出閨，往見。費驚喜，不出一言，惟抱予置膝，令予坐以面向費，而費以勢插焉。乃中材耳。謂鼻大而勢粗者，其以虛語欺我哉。然費之勢堅而熱如火，能令爽然。費端坐不動，而惟以兩手挾予，使起，復頓予，使坐，且起且頓。予亦因而自搖之，益爽然。予曰：姨夫妙法，令我魂搖。費笑而不言。復令予背費而坐其膝，從後插之，又復起頓，予更佐之以搖。固大爽然曰：此行良不虛矣。恨費不能忍，須臾而溢。予意未慊，不起。費仍前起頓。予恍然若蚊簪我膚，而帚掃我耳也，予爽不可言。予曰：予心中又增一情人也。盈郎中熱曰：主且醒。予曰：再溢當不相強矣。費令予立而俯，據於椅，費亦立而插之，不復事起頓，而若以披執大銳焉。予俯首窺之，益欣蕩出望外矣。乃費又溢予陰，惝若子母將軍炮嬰城而發之，其達之遠可想也。兩溢後，費意雖尚銳，而插者漸減堅熱之味。予曰：郎怠矣。笑而起曰：享其妹，而復吞其姊，爾欲難盈。置於膝而更獵於椅，予之欲盈矣。謹辭。費亦不敢留。

及門，盈郎曰：願假其下體。頃視久情固難遏也。予曰：便當酬子通好之德。不意盈郎甫立御予，而又汩汩自流矣。然彼偶也，不能長饜予。予縱劣不愈無乎？子慎毋慚。

早秋值翁壽，而翁不與沙先期而進幸曰：稱觴也。壽日三子張宴肆席，為翁慶眉壽，演優於庭。優之中有正末者，孤者，卜者，嗑瓜者，旦者，演元劇。予內垂簾而觀之，旦中名香蟾者，窈窕而媚，最為豪家所顧。予細視之，衫袖輕盈，而眉目如畫，絕與美婦人無異。且清溫若絲管，將繞樑而遏雲。艷羨之，密令女奴捧茗一甌授之。曰：二小

君所賜瓊漿也。其飲之，乃沁於茗中者匪果也，金戒指二，珠九顆，又一琥珀墜者。香蟾會予意，飲茗而懷所沁者。茅畏耳目，未有以應命耳。予夫與宴，旋為一友牽去。不知何故，乃演劇竟，而夫猶未回。予密令女奴謂之，曰：二小君延先生入欲以作字。香蟾謝曰：奴不能書，何以入誨。女奴曰：君之命也，毋辭。香蟾曰：君命應即行，第路迂迴，而往來稠，足不可前。能無值者，且忽離群，將為同儕所疑。女奴曰：路生人眾，妾導子而庇之。同儕疑之，可無問也。香蟾卸女衣，服男服，真美少年，此眾女願得而夫者也。

女奴善將命竟以香蟾至。予實招之使來，故不甚愧。燈下凝妝而坐命女奴扃戶，抱香蟾曰：玉人也，王子晉耶，其潘安仁耶？香蟾曰：我路人也，而入大門，天作之合，夫復何言？明日思之疑夢中耳。予曰：子不我棄，安能棄如遺跡哉！予挑足而仰坐，香蟾中竅而進。不異常，入，然遠勝克饕者。既進矣，居中如振鐸不能快予。而予於燈下視之，其貌瑩而媚，足令人溺愛而不釋手。逾時看畢役，予曰：吾子秀色可餐。以吾私子，我覺形穢，而必私子者。庶他日兩不忘耳。後會不可期，長教悒快，奈何奈何。香蟾曰：自愧無以供君歡，聊以故命前耳，露其醜而不我責，又何敢掉臂而忘此乎？予曰：若是，其不相負也，復何恨。因遺以玉簪一。

嗣後忽忽度日，數年中無所遣者。二三舊好，相接如轆轤。予向所舉子，名之曰繩武，年稍長，欲遣之鄉塾就外傅。而恐塾多蒙童相逐為嬉戲，乃特延朝歌邑之學者，谷姓，德音名，年三十，頗精健，而不肥。課予子甚篤。予日治饕飧，以奉之。予意切切，欲谷私而畏其陽於人，輒躊躇不敢往。

是歲予夫他出，予年已三十餘，色稍衰，事膏沐為容，可與笄者儷美。此時較二十歲時，慾念彌急，夜苦不能寢。尋克饕娶婦，予徙居西樓。谷課子居東樓，而窗遙相望也。予曉妝每為谷所望見，夏月或出酥胸，或解裹衣，多為谷所屬目。而谷又時當窗而坐，課予子，予刺紋窗下，谷遙望不移目。

予曰：點奴計將挾我，我則何以致之。供予奔走者小童名玲萃，玲萃幼而愚，無所推，因遣之致慇勤焉。谷曰：為語小君，來意已心銘之。但事小君者皆悍婦也，用是不敢入虎穴而俱驪龍之睡。玲萃回以告，予曰：先生其周詳者乎？曷不以女奴先之。予婢之長者曰青蓮固狂騷者，是可為餌。因呼青蓮曰：試蹶東樓，招予子而歸飯。

青蓮往，谷已達予意，即強持之。青蓮始而拒，而後亦不覺其欣然受之也。谷努力

事之，頗得其歡。谷曰：我欲狎小君。青蓮曰：恐不可動，敢不為予圖之。歸而微以言動予曰：谷生真良士哉。予笑曰：爾必私之，吾願與子均之。青蓮喜曰：谷實有心君，幸惠之。予曰：其具何似？青蓮曰：昂藏偉壯，非尋常物，似驢之行貨耳。予曰：可矣。夜令來。

谷於月土時躡西樓而登揖，予答拜。谷曰：犯不韙以造妝台，罪萬死。予曰：清風朗月，不耐孤枕，欲共君談宴，以度此良宵，胡以謙為？遂並肩坐。予心動，不復能玩月，而青蓮曰：可寢矣。即各解衣，滅燈共寢。谷曰：卿之好我，無望之恩也。其敢以駑駘泛駕而自貽戚乎？搗之初，入果似難容者，迴異前所歷諸物。及更入之，覺充滿快人。又入之，穴無隙矣。上下四旁，皆所蟠際。予曰：先生之寶異哉！非青蓮幾誤我一生矣。不韋、嫪毐[2]，當不過是耳。

谷之物既偉，而復長，入不已，益令爽然。汗沾背。又美伸縮法，體不動而內若擲梭，真令人樂極。欲濤之瀉可知也。物之口，能開能合，而含予之蕊，即令人百骸欲酥，樂不能堪，輒昏暈。其伸縮最久，數可數百。

予曰：不料死子手。谷曰：將為我死，我何惜以一死報乎？予曰：樂誠非常。其縮也，若以納括，而伸又若鑿之中孔。谷亦曰：卿之鼎，如吾之美館也。良不得易。其穴不深，而能受。不淺，而能迎。不嚴密，而軋軋焉，繞物而進。予曰：愛我甚矣。是夜，谷達旦不寐。予雖因之疲甚，然稱快不已。已必謝絕他人，予而專萃焉。

谷家貧，衣皆布，予為之縫裳，表裏皆綺錦焉。谷生夜事予，雖力不替，而予憐之，為之和治補髓壯陽丹，並采戰要藥，令晨服之。未用早飯之前，或煮龍眼，或煮參湯而食之。不少間，又托克饕，以綠綾白金送至其家，供饌。脫簪珥以求豐美。乃谷生驕，飯稍遲，則雖羅列，而必以手擲之地，怒不食也。予無奈何，更治以進。谷既豐肥饒足，益事予，意甚篤，予亦大肆淫褻，而無遺憾。獨以青蓮在，少分予而及彼。然彼為功首，亦所甘也。

予既耽谷，遂不復顧盈郎，盈郎怒，與大徒謀曰：必敗彼事。因遙詈谷，使聞之。欒翁聞來，予詞色亦不婉，強而相接，殊不在此。疑而恨予。克饕雖近與私，予漸與疏，時來狎予，而予意在於谷，亦勉為了事耳。饕亦不快。及知與谷私，亦恨予。里巷嘩然歌曰：上官阿娜，狎尼朝歌，朽名宣著，沙石難磨。亦不知更有私者。

予與谷漸無顧忌，無之而不狎也。翁與饕嘗值之，詈曰：有是哉！聲聞外矣。大徒不敢告予夫，而謂之予子曰：爾母私爾師而不能去，爾師而乃縱爾母。予子長矣，聞言亦恨予。

費婿來修舊好，予拒之曰：妾老，不能復事君屢也。迂而蹈出閾之行，何敢再乎？費疑而訊之饕。知行方賈寵曰：貧子不容於死，此婦亦太無賴。亦恨予。慧敏時來謁。予欲以中表見，慧敏亦將四十局，謂諸生初非以私，於偶通問耳。遇谷於中堂，谷恐亦為予所私者，曰：是將割我肥。大罵曰：何物野奴，造中堂而謬稱兄弟，速去，否則囑婪噬爾脛。慧敏恕曰：以禮通而惡聲至，彼且彼，何人竟以酸卵臭蛋耳。遂返出，途遇費婿，告之故。費曰：姨近日太無賴，頃辱子者即所私之谷也。囚詳告慧敏，曰：必告克慵。尋告予夫。

予夫驚曰：知之矣。猶豫未信。問予子，曰：果耶？子曰然。問翁曰：聞乎？翁曰：熟耳之。問饕曰：見否？饕曰：屢矣。予夫歎曰：以婦之不端，里巷歌之，友人知之，舉家竊相笑，而獨我不知。我其蠢然者耶！呼予曰：畜，我將斷正首，暨谷奴首，而鳴之民牧，然吾不忍為。呼谷來撲之來。谷泣曰：亦赦其餘息用。命舉家之人笞之。自翁而下，各笞谷數下。谷哀嚎若驢鳴。血肉決裂。饕為之請曰：罪在嫂，彼不足深罪。乃令人曳之去。予夫凶悖，手握予髮而亂擊予。予愧不能言。夫曰：淫而賤，其速縊死。予玉筋雙注，曰：妾淫矣，何忍置死地，願受刑，誓改行。予夫笑曰：畏死而自前濯詐也。否則飲鴆而死。翁曰：仲子妻不端，子不幸也。遣之歸，可矣。逼死忍也。我必不許。予夫曰：遣之歸，彼之上願，何易易也。予子曰：必欲殺吾母，吾亦隨之死。予泣曰：凱風七子，母亦不保，況賤妾乎？姑曰：婦事予甚謹，今日之事，善遣之。予夫曰：諾。不為慵也。妻者不為武也。母立遣予歸母家。予悔恨惋歎，與子訣別。子然一身歸。

時父捐館，母以無子不深罪也。曰：姑依我時，予年三十有九歲也。予既與夫絕，人莫不知。每出入指之曰：此欒家敗節婦也。予愴然自悲，曰：我之中道絕也。宜哉！當處閨中時，惑少婦之言，而私慧敏，不姊也。又私奴，不主也。既為婦，私盈郎，又為大徒所劫，亦不主也。私翁私伯，不婦也。私饕，不嫂也。私費，不姨也。私優復私僧，不尊也。私谷不主人也。一夫之外所私者十有二人，罪應莫贖，宜乎夫不以我為室，子不以我為母。梵梵至今，又誰怨焉！咬指出血曰：誓不作色想。從母禮三寶持珠，服齋俯首，懺過曰：慾海情山，積辜無極，願以清涼之水，洗我淫心。時予夫一家之人，及慧敏與費，皆斷念絕足，不與予往來。如海聞予被出，而禮三寶，令頭陀探予。予始不知如海所使，而出見焉。頭陀窺予獨立，告予曰：我某空寺頭陀也。予聞之，知為如

海所使，面赤，內走，而呼家童逐之。如是苦持三十年。今七十矣。此念灰死。聞予子有聲於鄉里，予亦不動心，回頭自念，真成夢幻。予老矣，無畏嘲笑。故亹亹言之。子塞耳否？

笠客曰：少婦傳授心法，媼苟不言，夫誰知之？唯其言堪付一笑。殆癡婆子耶。作《癡婆子傳》。

詩曰：

心在巫山意在雲，只緣宿世有情根。

阿娜尤愧能嚼指，今者佳人更倍增。

上官氏歷十二夫而終以谷德音敗事，皆以情有獨鍾，故遭眾忌，克慵但知有谷，而出妻，其餘不知。極矣。是書行乃正閨困，嚴防閒之助云。

《癡婆子傳》　下卷終

跋

曾讀《覺後禪》，知有《癡婆子傳》。後得此傳，快讀一過，仍知彼書亦自這裡出。覺迷一噱。噫癡婆子不癡。

明治辛卯春日　　木規子題

校注

↑ 「蒸」字去草字頭。

↑ 嫪毐，l à o ' ǎ i，繆左換女旁，毒上換士字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